

花溪游记

●郝录

贵阳是我今年四月份赴云南、贵州旅游的最后一站，28日下午，飞机从昆明起飞，落地贵阳后，为了方便出行，入住了火车站附近约三百米距离的酒店。

来贵阳游玩，花溪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被誉为“中国第一爱河”的花溪河在此地蜿蜒而过，它见证了一个世纪的爱情宣言。当年巴金和萧珊欣然选择在这里举行婚礼，后来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廖静文在这里订下百年之好，他们身后留下不朽的浪漫爱情之约，直到现在仍引领青年情侣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花溪，接续演绎他们的爱情故事。

翌日起了个大早，坐市内班车赶赴花溪。花溪公园距我住的酒店约17公里，坐车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兴趣盎然地迈入公园大门，便见奇花满园、争相斗艳，芳香扑鼻而至。信步慢行花径之间，高大的绿树丛中，翠鸟的鸣啾声不绝于耳。

一对对情侣，携手从身边而过，匆匆来到鲜花拥簇的月亮门(爱情门)下，摄影留念，相互之间唧唧我我，情意绵绵……静观这一幕，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观景生情，不由得回想起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个时代，恋爱结婚前，在大庭广众面前，双方连手都不敢牵，何谈亲昵缠绵呢？真想让自己现在能够返老还童，携手爱人也在爱情门下浪漫一把，那该是多么美好灿烂的人生啊！可惜时光不能倒流，

空留嗟叹。

花溪公园占地800余亩，园内主要景点有：芙蓉洲、百步桥、坝上桥、麟山、龟山、松柏园、碧桃园、牡丹园、竹莲池、棋亭、憩园、西舍、戴安澜将军衣冠冢、平桥、黄金大道等。公园融真山真水、田园景色、民族风情为一体，被誉为贵州高原上的明珠。

公园四山夹一水，一水带四山，四山即麟山、蛇山、龟山和凤山，麟蛇居北岸，龟凤峙南岸，一水则为花溪河。园内有山有水，自然为其增添了不少灵气。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水围着山转，山绕着水流，漫步其中犹如画中游。

然而花溪公园只是花溪景区的一小部分。出公园后门，缓步穿越法国梧桐林荫的“爱情之路”，迈向花溪湿地公园。

花溪湿地公园是贵阳市河道最长的公园，长度达11公里，被誉为贵阳市“后花园”。湿地公园将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色完美结合，花溪河纵贯其间，四周群山连绵，田园阡陌，河畔民居掩映在茂林之中，水光山色美不胜收。陈毅元帅游花溪时，曾咏诗曰：真山真水到处是，花溪布局更天然。十里河滩明如镜，几步花圃几农田。此诗对花溪天人合一的美丽景观，作出了精辟的诠释。

花溪河像一条金丝手钏，把景区周围的景点像珍珠似的串联起来。

青岩古镇、布依石头寨则是花溪河手钏上的两颗绚丽耀眼的明珠。

青岩古镇为明清两代军事重镇。越过空旷的田野，登上层层的石梯，古城墙及堪称青岩门户的定广门进入眼底，门楼飞檐翘角，雄伟壮观。迈过定广门，是一座历经六百年风雨沧桑的石牌坊，坊间卧的石狮子仿佛向人们诉说当年缠足守德为石坊“殉情”的苍凉。古镇的石巷道、木宅以及牛肉粉、豆腐果、玫瑰糖，迄今仍保持着当年的风貌，方便了游人品味。

青岩有道观“万寿宫”和佛寺“祥云寺”，在历经百年沧桑后，如今已没有了当年旺盛的香火，但建筑还完好无损，仍保持原有的模样。

古镇上还有清朝光绪年间经皇帝面试、高中状元的赵以炯府第，清代著名学者周渔渔故居以及储存他著作的“桐书屋”，既说明了贵阳地区人才辈出，又增添了青岩古镇的文化氛围。

中午，我到一家百年老牌花溪牛肉粉店用餐。老店名不虚传，生意红得火爆，外面顾客排着长队，屋里座无虚席。排队期间，那香味随风飘来，直引得我直咽唾液。

花溪牛肉粉精制米粉、多髓牛骨，熬成鲜浓汤，加上爽滑的蒸气米粉，配以醇香的牛肉、开胃的泡菜菜，点缀新鲜的茼蒿及贵州特有的香炒辣椒面。一碗热气腾腾、色香味俱全的牛肉粉端在面前，我迫不及待地享用，人口香辣味浓郁，醇香至今萦绕在我的记忆中。

吃饱喝好后，疲劳顿减，精神大增，

立刻乘车向另一颗明珠——布依石头寨驶去。

石头寨位于花溪区石板镇的镇山村，坐落于花溪水库中部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与花溪风景名胜景区毗邻，群山环绕，古树苍苍，民族风情古朴，民俗文化丰富，有民族生态博物馆之誉。

镇山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一个以布依族为主的村寨。

这里建筑独具特色，城墙、房屋、道路都由石头建成。走进村子，石屋、石巷、石墙、石瓦等映入眼帘，充满了古朴的韵味。在这里每一座石头建筑都承载着岁月的印记，每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而那些布满青苔的石屋，则像是时光的见证者，静静地讲述着诗与远方的故事……

如今，镇山村的乡村旅游风生水起，一个个石子铺满的院落，石块铺砌成步道，院子搭建草棚，当地的各种美食应有尽有。小院还给游客提供蜡染、扎染等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体验。村民们的利润可观，人人脸上展露着开心如意的笑容。

镇山村有自己的独特性，庭院经济小而美、小而精。这里不仅是美丽的画卷，更是心灵的栖息之地。而这里的石头寨就像一个溫柔的梦，让人忘却尘嚣，内心得到安宁。

夕阳西下，在余晖中，十里花溪河金波荡漾，呈现独有别致之美。

夜幕降临，我久久伫立在花溪河畔，沿岸灯光在月色里与星光交相辉映，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浮想联翩：爱情是生命中永恒的主题，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两个纯洁的灵魂在三生石上相互许愿后，被月下老人用红线拴在一起，结下同心结，在天作比翼双飞鸟，在地相依为连理枝。来花溪见证一生的爱情浪漫时光，花溪的确是个值得来的美丽的地方。

更迭，沧桑巨变，不似江南胜似江南。

2024年6月，我写了一首《塞上漫步》诗：“雁门关塞好人家，春色秋光现岁华。漫步纵横阡陌道，远图画景向天涯。”

于是，我夙愿有兴，漫步塞上转悠，欣赏观赏故土家乡的山水风光，重新体察世间的人情世故和风水乡情。

漫步，是在身边的路上信步，漫行一段接一段后，我把自己的家国情怀写出来，辑录成了“故乡山水情”；再往远处走，路虽远，却是人生永远不会疲倦的旅程，路虽崎岖，行旅苦累，视野开阔了，目标和理想就在前方，心中的圣地，名胜之景观，我感觉到每一次都是“走在迷人处”。

人生的快乐，是坦然于心，豁达顺应，每一次见到的就都是眼里的、脚边的美景良辰。慎思细想，随心遂意处，就有“闲心雅趣”；感同身受时，就多添了一些“随想感悟”，体验过后，慎思之余，受益于心，受教于人。

在一个暖冬的季节里，我凑集异想，翻开一页页的旧纸稿本，雨中看花有声，风中赏雪有我，是为初衷。

厂多的好处，电石嘛，人们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能寻的寻，寻不上便想歪点子“偷”，厂里的领导看见了也没个好办法治，反正娃娃们得写作业哩。

说起这“臭电灯”，我母亲每每感叹道：“可别说‘人儿哇’臭啊，它可帮了妈不少忙哩。”

我母亲的裁缝手艺好，到了1975年，干脆在家里开了裁缝作坊，给人们来料加工衣裳，赚点微薄的加工费。一般是白天下料，晚上加工。这“臭电灯”自然就有了很大的用场。

晚上我们兄妹睡着后，母亲就把“臭电灯”再从院里移到家里，远远地照着那台“飞人牌”缝纫机，“突突突”地把机子踩得山响。头几次，我睡梦中闻到这股臭气后，惺忪着眼睛问母亲：“妈，咋臭成这样哩？”

“就你鼻子尖，妈咋一下也没闻见？赶紧睡哇，明儿还上学哩。”母亲笑着说。

说来也怪，好像没等母亲的话说完，我便又回到了梦乡。

前几天，和母亲回忆起当年的这把“臭电灯”，母亲说：“还不是叫那个‘穷’给逼的，不是半夜给人家缝衣裳，光景就不好过啊。至于说电石的臭味，妈大概早就给‘味’出来啦，实在想不起是个啥味道来啦。”

大约到了1981年，朔县城里的电压开始逐步走向正常，“臭电灯”也就慢慢地告别了历史舞台。

1995年，我还在母亲家的小南房里见到过这把“臭电灯”，父亲说要扔掉，母亲说：“不能扔，等我死后你们再扔吧，它可给我当过六七年的好伙伴哩。”当时我还感到母亲好笑，一把破“臭电灯”有啥好留恋的？前几天，那把“臭电灯”伴着母亲缝制衣裳的镜头又一次闯进了我的梦里。屈指算来，离1995年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穷则思变，“臭电灯”也是被“穷”逼出来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朔州的电力事业迅猛发展，不仅满足了各项事业的用电所需，而且把电通过条条银线送到了北京，送到了祖国各地。抚今追昔，当年连居民照明用电都无法满足的朔县，竟然能发展成为祖国的能源大市，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千啊！

难忘母亲家做鞋

●李成斌

月儿弯弯又西斜， 睡不着觉常想那些年。	爸妈就喝些稀汤汤。
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 难忘母亲的家做鞋。	麻绳纳底一行行， 艰难的日子真漫长。
破房烂窑旧衣裳， 过年做鞋七八双。	木头碌黑鞋帮帮， 母亲心里亮堂堂。
冻不死的大葱饿不死的兵， 没妈的孩子谁心疼？	穿上新鞋走一遭， 谁不夸妈妈的针线好。
手心里唾唾唾沫星， 爸妈一黑夜搓麻绳。	锄田割草下河湾， 手提鞋巴舍不得穿。
煤油灯盏照人影， 粘衬就用烂补丁。	春夏秋冬一双鞋， 一颗心和老家紧相连。
七狼八虎儿女多， 做饭装满五梢锅。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如今谁家做鞋？
娃娃们稠饭都捞光，	寒冬腊月雪纷纷， 一輩子报不完父母的恩。

冬吟二首

●李建国

【双调】沽美酒·怀旧	诗二首
远眸塞外景，焕发万千情，雅韵 回环独自鸣。神州振兴，昂首再踏 新程。	●张万金
[过]初心铭记会诗朋，吟怀歌大 平。精神抖擞向前行，香梦飞云顶。 思念儿时影，正气腾。	诗梦
怡情	远望朝霞 占据了半个天空 苍茫大地 吹来了塞上热风 山水之间 荡起了鸿雁歌声 大自然啊 孕育了我的诗梦
饱览山河美景，心拥快乐安康。 亲诗恰似亲子，爱戏犹如爱娘。 寻觅童真趣味，采撷浪漫时光。 知音恰梦踪影，李杜苏辛举觞。	游记
	三泉踏踉浪，双化岭兜风。 谁院几多戏？沧桑不了情。

娇艳

●刘淑花

一	二
花儿们在花期里亮相 虽只是最平常的绽放 却乱了许多人的心房 一看再看依然娇艳得不同凡响 有时候撩拨不是有意 有时候伤害不曾注意 有时候动情不由己意 有时候失望不遂其意 缘起绽放，缘深绽放，缘落还是绽放 一眼千年的故事在云上 一弃此生的现实最平常	用最娇艳的笑颜 书写着其实很平凡的日子 惊艳只缘于最初的相见 当相见归于常见 谁还会想起 曾经也街头牵手甜蜜 曾经也浪漫月月相依 曾经也坚定永结连理 曾经也立志永不放弃 只是再想起了那时的娇艳 恍惚中仿佛只是心有些乱

诗八首

●牛应成

大美朔城	朔城阁儿
俯瞰朔城美无边，斑斓景色映蓝天。 绿荫原野通阡陌，清澈桑干沃故园。 绿线条条输律韵，车轮滚滚送热源。 楼林竞闪明月夜，锦绣辉煌更无前。	远眺阁儿耸壮豪，州人每论顿生骄。 坐观云海沧桑历，回望烽烟涌波涛。 边塞中原大碰撞，农耕游牧多融包。 今逢盛世赏再建，文昌帝君谒紫袍。
重镇朔城	崇福寺
朔城虎踞廓恢宏，警视漠北御胡风。 铁马金戈寒暑铸，黄沙白草郁香浓。 拒屏关隘通衢道，荫翳黎民佑祥宁。 物产富饶连四海，千秋史册载芳名。	古寺恢宏坐朔城，大唐敕建寺初兴。 双狮守护威风壮，脊饰链连武士雄。 减柱造法塔奇艺，雕琢窗扇技绝精。 辽金扩建容更美，光耀千秋傲苍穹。
咏朔城	尉迟广场
泰兴养马御狄戎，兴替沧桑历千冬。 优厚资源助民富，地灵人杰灿星明。 武勇将士尽忠勇，文居朝堂列贤臣。 煤电风能百业旺，风骚引领大朔城。	雄伟门楼阔广场，戏台画栋会雕梁。 旌旗猎猎飞龙迈，花簇团团沁脾香。 接踵人潮潮涌动，唱腔铿锵颂忠良。 门神夜夜护桑梓，安邦定国世称扬。
朔州老城墙	朔城文庙
城墙伟岸古今娇，高耸城楼越九霄。 筑邑崇明几度替，包砖洪武固金牢。 历经烽火保安泰，沐浴风霜和契迢。 喜庆逢春展丽貌，千载奉献任辛劳。	朔城文庙史驰名，气势恢宏靓丽容。 大殿雄伟门楼峻，院庭严谨配廊隆。 神州自古崇孔圣，马邑由来杰俊行。 榜眼状元星宿灿，传承文脉永绵隆。



戎占怀书

塞上漫步

●子举

我的家乡就在雁北朔地，就是古诗词中的“雁门关外野人家”的地方。

我热爱着我的家乡故土。在我的文稿中，不论是散文、游记、杂文，或者是报告文学、纪实通讯等，不经意间常会提到塞上或塞外的事情，我为家乡的塞上乡愁唱诵不绝。

小时候，村里有个会讲故事的人，常说《杨家将》戍边的评书话本。每次说到古代的边塞战事，我就知道，边塞说的就是距我的村庄咫尺之遥的雁门关隘，塞上或塞外是雁门关外，塞下或塞内就是指雁门关内。后来，我又弄明白了，所谓塞上，塞指边塞，边关，塞上即边关外，塞下即边关内。古代在边界“九塞尊崇第一关”的雁门西陲关隘要

地方，设置军事边境关塞。我们村南不远处的紫荆山上，抬头即可望到蜿蜒不绝的古长城，堡子坡上有军堡烽火台，雁门关外就成为塞上地域。过去，在我们朔县老城文庙，就建有追悼革命先烈的“塞北烈士纪念馆”。

唐代诗人高适有《塞上闻笛》诗：“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柳树如生地描写了一幅塞外春光图，胡天北地，冰雪消融，放牧的马群奔驰在原野上。傍晚，马群在明月的清辉下归来，戍楼吹起羌笛声声。试问饱含离情的《梅花曲》飘向何处？它仿佛像梅花一样随风落满了关山。

时光不会倒返，让我们去经历古战

场的冷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经见过雁北军马场的气势。沙河河大梁头上有红旗牧场三分场，就在离我们村八里地有青钟马场，有奔腾嘶鸣的军马放牧。冬天一到，千里冰封，萧飒的西北风，扫落树叶梢枯叶，呼啸声如羌笛，站在紫荆山下的高坡上远瞭，马群奔驰，雪雾阵阵，煞是壮观。康有为《过昌平城望居庸关》诗云：“永夜驼铃传塞上，极天树影递关东。”古往今来，有许多诗文作品，描述过塞上的壮美风景。

塞上古今，天翻地覆，民歌唱出了“随着歌声过黄河，塞上要唱江南乐”。塞上江南原指的是黄河北部宁夏平原的灌区一带，有黄河水灌溉，农牧业发达，风景优美，胜似江南。如今的朔州，岁月

儿时的臭电灯

●陈永胜

灯，无论是古老的酥油灯、素油灯，还是后来的煤油灯，抑或是现代的电灯，它们给人带来的都是光明和温暖。在我小时候，大约是1975年到1981年这五六年间，朔县城里人时兴点“臭电灯”，一时间，蔚为大观，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据《朔县志》记载：“朔县发电厂1958年始建，位于县城东北2公里处的胡家窑村西，原装机容量2000千瓦，占地面积300亩……1959年投产发电，当年发电86.38万度。”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电灯照明开始在城里慢慢地普及，大约到了七十年代初期，煤油灯才开始退出市场。

随着工农业生产用电量的不断加大，到了1974年前后，城里的照明用电就日益不足了，尤其是到了晚上，电压从220伏一路下滑到36伏、12伏，甚至是8伏。12伏是个啥概念？简单地说，和当年的解放牌汽车上那只大灯的电压一样。家里的100瓦灯泡，拉开开关后，灯泡里只有红豆大的一点暗暗的红光，比起煤油灯来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

1981年前，朔县城里的民用电电压极不稳定，还有一个原因是经常停电，甚至是天天停电。因此，家家户户都备着原来的煤油灯。

煤油灯一般由灯竖子、灯罩、灯盏三部分组成。灯竖子大多是木制的，底座由一块寸把厚、六七寸见方或圆形木板制成，上面开卯榫栽一根二尺来高的木杆，木杆顶部再开卯榫连接一个掏成凹面木板，以便安放灯盏。灯盏绝大多数是由专门的白铁匠制作的，是一个扁圆形的小紫砂壶状的油盏，只是壶嘴嘴细而长，大约有二寸长、油笔芯粗，中间是空的，便于安放油灯捻子。木匠做好灯竖子后，不少家庭还让油漆

匠给油洗彩画一番，最后再配上一顶形态各异的灯罩子才算完工。是的，别看是个小小的煤油灯，却动用了木匠、白铁匠、画匠们的三大手艺。因此，这煤油灯便深受家庭主妇们的抬爱，白天总是摆放在柜子的显眼处。到了晚上点着后，灯罩子的影子将军般地映射在雪白的墙壁上，一闪一闪地给宁静的夜晚带来了光明。我和妹妹们在油灯下写作业的情景又浮现在了眼前。

“赶紧给我写哇，煤油可有数儿哩。这电灯啥时候才能亮了呢？”母亲一边催赶着我写作业，一边自言自语地埋怨说。

比起电灯来，煤油灯不光光线暗淡，而且气味也呛人，再加上当时的煤油还不好买，需要凭票供应。可是，电压上不来，灯泡就亮不了。灯泡亮不了，就还得再点煤油灯。源于此，煤油也就更加紧俏了，更加吃香了。无论酷暑还是严冬，我奶奶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穿过崇福寺东墙外的马神庙，从大街走到西大街的供销社，来排队买这瓶煤油。可是，十之八九会无功而返，原因很简单，“数量有限，明天再来。”为了买一瓶煤油，跑半月二十天也是不稀罕的事。

在这种无奈的背景下，“臭电灯”也就应运而生了。

啥叫“臭电灯”呢？如今的小青年是没有见过的。要想说明白，恐怕还得从电石说起了。

电石，一般指的是碳化钙，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白色晶体。工业品为灰黑色块状物，断面为紫色或灰色。遇水即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乙炔，并放射出热量。由于电石气的火焰温度高达3100多度，因而被广泛地应用在金属的焊接和切割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朔县有很多工厂，在机械加工、铸造等行

业，乙炔的金属焊接和切割是十分普遍的。为了和电焊工种相区别，从事乙炔焊接的工种就叫氧焊工。大概正是这些氧焊工触景生情的灵感作用吧，朔县的土制“臭电灯”就产生了。

“臭电灯”是由当地的白铁匠加工而成的，是一个半圆锥形柱体，上下两瓣扣合在一起的白铁桶桶，大约八九厘米粗，十几厘米高，在盖子的中心焊接着一根一尺多长的白铁皮卷的空管，空管的顶端再焊上一个注射用过的针头。

“臭电灯”使用前，需先把鸡蛋大的一块电石装在电石灯的下桶桶里，再把上桶桶的盖子盖紧，然后放在一个大搪瓷水杯里，灌上水，用一个有孔的石头或废轴承压住。“嚓”地划一根火柴对准那个针头，只听“嘭”的一声，这“臭电灯”就亮了。半尺多高的火苗散发着青白色的耀眼的光芒，似乎比100瓦的灯泡还亮了不少。

“臭电灯”的本名应该叫电石灯，朔县人偏偏叫它“臭电灯”，是因为它在照明的同时会散发出一种蒜臭般的气味。纯乙炔原本是无臭的，但工业用的乙炔由于含有硫化物、磷化物等杂质，因此在使用中会产生臭气。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用上“臭电灯”的第二天晚上，我母亲就把它移在了窗外，灯光通过窗子玻璃照进家里，虽说不如原来的明亮，但臭气却是再也闻不见了。

“臭电灯”移在窗外，光线最好的地方就是炕上窗台的那一块，我把炕桌搬到窗台下，写作业再也不用发愁了。

那时我上小学，班里40多名同学，据说有一半的同学家里用上了“臭电灯”，由此推断，全城人使用“臭电灯”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了。一时间，电石竟成了稀缺之物。然而，工厂多自然有工